

黃春明
作品集
04

放生



放生

作 者／黃春明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叢書副總編輯／杜晴惠

視 覺 總 監／周玉卿

專 案 編 輯／張晶惠 蔡佩錦 李香儀 陳維信

美 術 編 輯／戴榮芝 林佳瑩

封 面 題 字／董陽孜

封 面 插 畫／黃春明

篇章頁視覺／黃國珍

協 力 編 輯／李幸娟 梁竣瑾

校 對／蔡佩錦

法 律 顧 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 版 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／110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 話／(02) 27666759・27634300轉5107

傳 真／(02) 27491208 (編輯部)、27567914 (業務部)

郵 政 帳 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 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 unitas@udngroup.com

印 刷 廠／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／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／231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

電 話／(02) 29178022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 版 日 期／1999年10月 初版（共三十四刷）

2009年5月 二版

2009年5月15日 二版二刷

定 價／300元

copyright © 1999 by Chun-ming Huang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黄春明作品集

04



黃春明作品集 4

聯合文叢
443

放生

● 黃春明／著

006 總序 聽者有意

●黃春明

009 序

●李瑞騰

015 自序

●黃春明

020 現此時先生

036 瞎子阿木

056 打蒼蠅

076 放生

130 九根手指頭的故事

136 死去活來

144 銀鬚上的春天

158 呷鬼的來了

186 最後一隻鳳鳥

228 售票口

251 附錄 空氣中的哀愁

●蔡詩萍／專訪・王妙如／記錄整理

總序

聽者有意

黃衣明

為自己的小說集寫一篇序文，本來就是一件不怎麼困難的事，也是禮所當然。然而，對我而言，曾經很認真地寫過一些小說，後來寫寫停停，有一段時間，一停就是十多年。現在又要為我的舊小說集，換了出版社另寫一篇序文，這好像已經失去新產品可以打廣告的條件了，寫什麼好呢？

在各種不同的場合，經常有一些看來很陌生，但又很親切的人，一遇見我的時候，親和地沒幾分把握地問：「你是……？」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他也笑著接著說：「我是看你的小說長大的。」我不知道他們以前有沒有認錯人過，我遇到的人，都是那麼笑容可掬的，有些還找我拍一張照片。我已經七十有五的老人了，看他們稍年輕一些的人，想想自己，如果他們當時看的是〈鑼〉、〈看海的日子〉、〈溺死一隻老貓〉，或是〈莎啞娜啦·再見〉、〈蘋果的滋味〉等等之類，被人歸類為鄉土小說的那一些的話，那已是三、四十年前了，算一算也差不多，我真的是老了。但是又有些不服氣，我還一直在

工作，只是在做一些和小說不一樣的工作罷了。這突然讓我想起公兒國峻，他念初中的時候，有一天我不知為什麼事嘆氣，說自己老了。他聽了之後跟我開玩笑地問我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這一句話用閩南語怎麼講。我想了一下，用很標準的閩南讀音唸了一遍。他說不對，他用閩話的語音說了他的意思，他說：「老是老還有人比我更老。」他叫我不要嘆老。現在想起來，這樣的玩笑話，還可以拿來自我安慰一下。可是，我偏偏被罩在「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」這句俗諺的魔咒裡。

當讀者純粹地為了他的支持和鼓勵說：「我是讀你的小說長大的」這句話，因為接受的是我，別人不會知道我的感受。高興那是一定的，但是那種感覺是錐入心裡而變化，特別是在我停筆不寫小說已久的現在，聽到這樣的善意招呼，我除了難堪還是難堪。這在死愛面子的我，就怕怕打針的人，針筒還在護士手裡懸在半空，他就哀叫。那樣的話，就變成我的自問：怎麼不寫小說了？江郎才盡？這我不承認，我確實還有上打以上的題材的好小說可以寫。在四十年前就預告過一長篇《龍眼的季節》。每年朋友，或是家人，當他們吃起龍眼的时候就揀我，更可惡的是國峻，有一次他告訴我，說我的「龍眼的季節」這個題目應該改一改。問他怎麼改。他說改為「等待龍眼的季節」。你說可惡不可惡。另外還有一篇長篇，題目「夕陽卡在那山頭」，這一篇也寫四、五十張稿紙，結果擱在書架上的檔案夾，也有十多年了，國峻又笑我亂取題目。「看！卡住了

吧。」要不是他人已經走了，真想打他幾下屁股。

我被譽為老頑童是有原因的，我除喜歡小說，也愛畫圖，還有音樂，這一、二十年來愛死了戲劇，特別把兒童劇的工作，當作使命在搞。為什麼不？我們目前臺灣的兒童素養教材與活動在哪裡？有的話質在哪裡？小孩子的歌曲、戲劇、電影、讀物在哪裡？還有，有的話，有幾個小孩子的家庭付得起欣賞的費用？我一直認為臺灣的未來就在目前的小孩子，因為看不出目前的環境，真正對小孩子成長關心，所以令我焦慮，我雖然只有棉薄之力，也只好全力以赴。這些年來，我在戲劇上，包括改良的歌仔戲和話劇，所留下來的文字，不下五、六十萬字。因而就將小說擱在一旁了。

這次一起出八本集子，舊有的四本小說集和一本散文集子，新出的另外三本是這幾年來，忙中抽空寫的零星幾篇小說，還有以前沒收錄的小說，加上一些散文，其中寫作時間較密集的方塊專欄；它們是《九彎十八拐》、《沒有時刻的月臺》和《大便老師》。

非常感謝那一些看我小說長大的朋友，謝謝聯合文學的同仁，沒有他們逼我，我要出書恐怕遙遙無期。我已被逼回來面對小說創作了。

序

李瑞騰

遠景出版過黃春明四本短篇小說：《鑼》（一九七四年三月）、《莎哟娜啦·再見》（同上）、《小寡婦》（一九七五年二月）、《我愛瑪莉》（一九七九年三月），最後一本裡面的〈蘋果的滋味〉、〈莎哟娜啦·再見〉是舊作，新的作品只有用作書名的〈我愛瑪莉〉，此文發表於一九七七年九月的《中國時報·人間副刊》。所有的這些作品，連同更早期完成的〈「城仔」落車〉、〈小巴哈〉等多篇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一併收入皇冠版《黃春明小說集》（今改由聯合文學出版）。

《黃春明小說集》計三冊，分別是《青番公的故事》，《鑼》，《莎哟娜啦·再見》，以發表先後為序，世人所熟知的黃春明小說幾乎都在其中了。這裡面只有〈大餅〉一篇是新作，發表於一九八三年，《文學季刊》第二期。從此以後黃春明的寫作量大不如前，十六年間只

得十一篇，而且集中在兩個時間點上，一個是八〇年代後期（一九八六—七），有作品四篇：〈現此時先生〉、〈瞎子阿木〉、〈打蒼蠅〉、〈放生〉，卻發表在《聯合報·聯合副刊》，前三篇被葛浩文收入《瞎子阿木——黃春明選集》（香港，文藝風，一九八八年十月），後一篇入選季季所編《七十六年短篇小說選》（臺北，爾雅，一九七七年七月）。第二個時間點是九〇年代後期（一九九八—九），計有七篇作品：〈九根手指頭的故事〉、〈死去活來〉、〈銀鬚上的春天〉、〈呷鬼的來了〉、〈最後一隻鳳鳥〉、〈售票口〉、〈陶淵明先生，請坐〉，第一篇其實是「一則小說大綱」，可當極短篇小說來讀，發表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的《中國時報·人間副刊》；最後一篇在《聯合文學》十五卷六期「當代小說家大展」作品。此外所寫的；〈最後一隻鳳鳥〉是《聯合文學》十五卷六期「當代小說家大展」作品。此外四篇皆發表在《聯合報·聯合副刊》，〈銀鬚上的春天〉標明是「一九九八年黃春明小說創作系列之二」（之一是〈死去活來〉）、〈呷鬼的來了〉標明是「一九九八年黃春明小說創作系列」，〈售票口〉標明「黃春明小說·老人系列」。黃春明小說在聯副密集刊出的情況，和他二十來歲剛出道時（一九六二—六三年）在聯副連續刊出九篇作品的盛況，前後相互輝映。

此其間黃春明的新聞不斷，包括兒童劇演出、主持鄉土教材的編寫、應邀或主動參加某些座談等，最大的兩件事集中在一九九八年，一件是榮獲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頒發「文藝獎」，一件是中國作家協會和人民大學在北京合辦「黃春明作品研討會」。

然後便是《放生》小說集在聯合文學出版，這是世紀末臺灣文壇的一件大事。

對於《放生》中的作品，我先後發表過一些淺見，首先是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四日在民進黨主辦的「黃春明與宜蘭鄉土」座談會上，我以〈豬狗禽獸——黃春明近期小說的動物意象〉為題，談論了前述八〇年代後期的四篇作品，通過動物與人物的關係，及在情節中的作用，分析黃春明後期的鄉土經驗。其次是在一九九七年五月「第二屆臺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（臺灣師大人文中心主辦），我發表的論文是〈老者安之——黃春明小說中的老人處境〉，從早期的作品討論到這四篇；一九九九年由中央大學中文系主辦的「臺灣文學中的社會研討會」中，我的論文〈家的變與不變〉討論到早期〈北門街〉和近期〈打蒼蠅〉中的賣家情節；最近的是在北京的「黃春明作品研討會」中，我以〈鄉野的神祕經驗——略談黃春明最近的三個短篇〉，這三個短篇是〈死去活來〉、〈銀鬚上的春天〉、〈呷鬼的來了〉。

黃春明確實關懷老人。就在一九九九年，我曾幾次聽到、看到他激動地談及老人問題。

一九九九年年初，《鑼》入選臺灣文學經典時他接受蔣慧仙的採訪，提到：老人對於草木飛禽與地方文化非常熟稔，真是人文的活水源頭，但是老年人卻成了社會轉型下的犧牲者，生時缺乏關懷與福利，甚至死無人知，還遭狗啃。因此他要替老人作見證；八月三十日，人間刊出蔡詩萍對他專訪的記錄稿〈空氣中的哀愁〉，開始便談到他的新作——一系列關於老人的作品，他說：「臺灣社會變遷很快，與我父執輩同一代的老者，往往被留在臺灣某一處的山

區或鄉村，終日盼望子女能抽空回來探望，無奈晚輩們總有千萬個無法返家的理由。」同時引出日本《橘山節考》電影中把老人送到山上去自生自滅的習俗，恨憾地說：我們何嘗不也是如此，只不過出走的是年輕人而已，老的全遺棄在家鄉。

臺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，農村社會更可怕。黃春明用腳讀地理，走在鄉間小道，深入偏遠地方，他已強烈感到問題的嚴重性，他選擇用小說去記錄並探索內在的複雜性，聯副在刊出〈售票口〉時特別標出「老人系列」，正指明黃春明這一系列作品的質性。

事實上，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：所謂「老人系列」，從〈現此時先生〉就已開始了。蚊子坑這個封閉的小山村，破舊的三山國王廟、舊農舍、老貓老狗和廟前的老人，他們「沒有一天不聚集在這裡反芻昔日的辛酸，慢慢的細嚼出幾分熱過來的驕傲和嘆息」，接著的〈瞎子阿木〉，主角因女兒秀英出走而生活秩序大亂，〈打蒼蠅〉的林旺權把地契房契交給兒子去償債，喪失土地以後的老農夫，只能喝酒、打蒼蠅和等郵差送來掛號，〈放生〉的背景比較複雜，涉及惡質的政治力與經濟力對農村的侵蝕，但重點還是在老人（莊阿尾和金足婆）對於即將出獄的兒子那種深刻的關愛，以及老夫老妻間特有的微妙情愛，從蚊子坑到中埔白石崙、內埤與大埤之間，以及大坑畧，一村又一村，老人和環境在明爭，也和時間在暗鬥，莊阿尾夫妻最後是等到兒子回家了，但惡劣的環境沒有改變，兒子會不會再出事呢？秀英會回到瞎了眼的老爸身邊？林旺權的兒子是再匯錢回來嗎？至於現此時先生，他還沒證實報紙

說的真假，已在路程中躺下去了。

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作品，〈九根手指頭的故事〉是山裡長大的女孩和老兵的故事，可以發展；〈死去活來〉的場景也在山上，八十九歲的粉娘死去又活過來的故事，對於倫理親情的疏離有所反諷；〈銀鬚上的春天〉和〈呷鬼的來了〉充滿鄉野的神祕經驗，對於老人多所著墨，重點擺在社會面的老者（榮伯、現身的土地公、沈石虎、老廟祝）和孩童、年輕人的關係；〈最後一隻鳳鳥〉以冬山河上游河岸放風箏的熱鬧現場、吳新義吳老仙一家的四代團聚、重陽祭祖帶出上一代的恩怨，以及吳老仙之母、九十三歲的吳黃鳳的悲慘人生；〈售票口〉以老人們為子女排隊買預售票所發生的諸多狀況，「雖然預售票的窗口七點半才開，這裡的老年人，有哪個一個不為在外鄉的年輕人回鄉省親，一大早四點半鐘就去排隊買票的？」結果是火生仔夫妻還沒出門便被送到醫院急救，老里長旺基魂不守舍，直覺得亡妻在拉他、喊他，用椅頭仔排隊的七仙女大飯店老闆因衝突而猝死。

黃春明寫了許多殘軀病體，現此時先生有嚴重的氣喘性心臟病；阿木是瞎子；林旺權這個老農成了失去田地的閒人；莊阿尾好像沒什麼大病，就只是感冒咳嗽，金足婆有耳鳴和偏頭痛的老毛病；粉娘不是疲，根本就是「老樹敗根」；榮伯老關節疼痛；老廟祝躺在病床一個多月後走了；九十三歲的吳黃鳳已失智，連兒子都認不得了；火生仔和妻子玉葉一個尿失禁、老人久年嗽，一個二、三十年的氣喘病嘎龜。這種肉體上的折磨已經難忍，如果再有精

神上的壓力，尤其是失其所親（阿木的女兒離家出走，莊阿尾的兒子入獄，吳新義無法見到母親，見了以後又不認他，老里長旺基喪偶），更是情何以堪？

可堪告慰的是老人的情感世界依然豐富，對於子女、對於相互扶持的配偶，對於鄰里友朋等，有情有義，彷彿是將要消失了的社會。

在九九年的重九之際，黃春明出版了以老人問題為主訴求的《放生》，用意深遠。當我們聽他說著一些動聽故事的時候，誠願大家一起來思索老幼之間、生死之際的社會人生大課題。

（本文作者為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）

自序

我真不敢去想，我有多久沒出短篇小說集了。有十多年了吧。如果朋友有這麼多年沒見，一旦在那裡相遇，肯定不會一句「久違了」就了了。兩人雙手一握，一對眼睛關切的互相打量，端詳多年不見的友人，到底增減了些什麼；明明看到老友頭上陌生而灰花花的頭髮，還說老樣子，沒變。另一方也睜眼說瞎話，眼看對方額頭上，由左禿到右還沒畫好的五線譜，嘴巴還說：「簡直是帥哥嘛！」嘴巴的話不能信，只因為是客套也就不計較，另一方面心裡聽起來也都蠻舒服的。不是？可是內心的喜悅，流竄到臉部牽動臉上的肌肉，還有雙手不知不覺地握碎了一把時間，握出手汁來的情形，一般來說這是可信的。多年不見的老友重逢，不亦樂乎。

但是回到我身上，我經常會碰到一些陌生讀者對我說：「黃先生，我年輕時候就看你的